

动物幻梦

——用音乐与动物对话纪实——

〔美〕吉姆·诺尔曼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Q95-331

3426

558632



河南农大0255353

动物幻梦

——用音乐与动物对话纪实



[美] 吉姆·诺尔曼 著

殷达 译

王章铸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30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为了进行人与动物之间沟通的研究和实践,特选择音乐作为人与动物的共同语言,坚毅、执著地从事创新的探索实践。作者曾以陶笛、电吉他等乐器与火鸡、猴子、逆戟鲸“对话”“交谈”,并曾与野牛、麋鹿等进行“交流”。作者在他的研究与实践中,利用生态学、动物学、神话学、东方宗教和哲人思想,对现代科学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演进提出众多鲜明的证实,并为深奥的“天然睿智”的一切动物和一切生命互相联结提出了新的科学依据。

本书可供生物学家、驯兽家,爱好音乐、喜爱动物的青少年阅读。

Jim Nollman
ANIMAL DREAMING
Bantam Books, Inc.

动物幻梦——用音乐与动物对话纪实

[美] 吉姆·诺尔曼 著

殷 达 译

王章铸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69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科技新书目: 275—121

ISBN 7-5023-1713-9/Q·9

定 价: 4.80元

译者的话

对于吉姆·诺尔曼（Jim Nollman）的《动物幻梦》（Animal Dreaming），我也只是一个读者。在阅读译写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诺尔曼先生那些惊人的、几乎难以置信的神话般的故事迷住了。同时，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也随之进行体会和思考。

十多年来，诺尔曼先生在动物和人类相沟通的领域里，用音乐作为人和动物沟通的语言坚毅执著地进行探索。这种创新已经使他可以和鲸、海豚、火鸡、猴子、野牛……“对话”。在本书中，他娓娓叙述了自己怎样把对动物的热爱和要做音乐家的心愿结合起来，以及他在野外和动物意外奇遇时的那些非常迷人的、有趣而又令人惊奇的故事。诺尔曼先生的种种经历，也为深奥的，他所称之为“天然睿智”的，一切动物和一切生命的互相联结，提出了令人钦佩的新的根据。他利用生态学、动物学、神话学、东方宗教和哲人思想，以及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神话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对现代科学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演进，提出过众多的鲜明实证，从而挑战似地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有关动物意识的思想。

美国的出版者把本书誉为“种间沟通的艺术和科学”，是“发现一种人和动物共同语言的卓越的《奥德赛》”，这决不过誉。

我的朋友王章琦先生为我校对了译稿。他仔细认真的精神，令我感佩至深，于此谨谢。

殷 达

1990年5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原序..... (1)

导言..... (3)

1 火鸡快步匆匆..... (7)

2 关于巫师的神话..... (24)

3 基弗尔斯和壹岐岛..... (52)

4 迁居仪式..... (80)

插曲 (104)

5 标本和参与 (105)

6 看哪 光环 (122)

7 蜘蛛网与摩天楼 (141)

8 逆戟鲸对海鸥说些什么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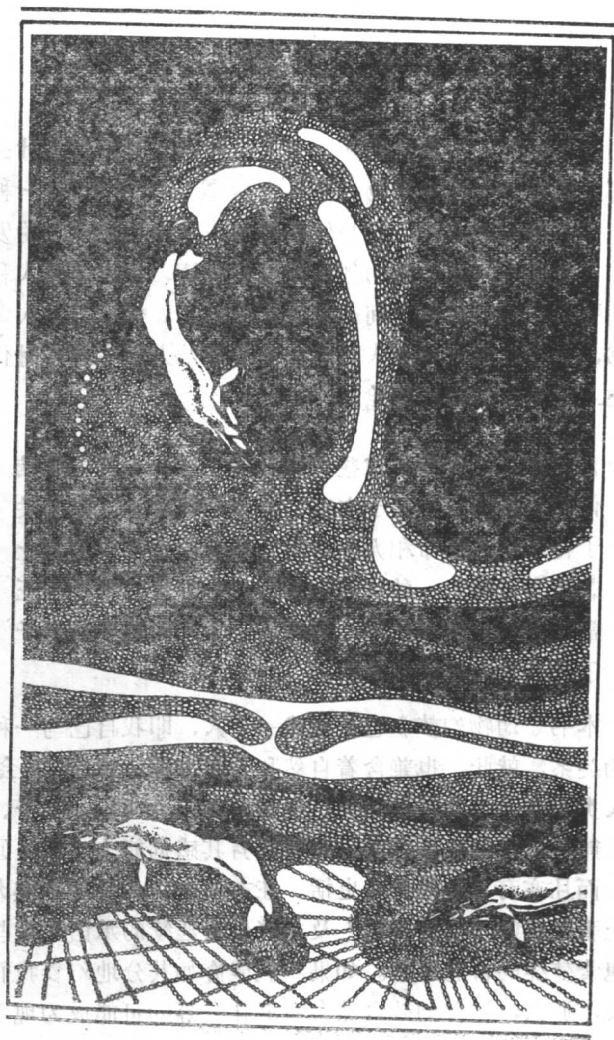
9 人类和海豚共处 (197)

原 序

如果你问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他的“梦幻”是什么？很可能他会举出某种动物，某种自然景观，或者是一种植物、一个星座的名字。这是他的肇源，是他“灵魂”的发源地。有关澳大利亚民族的创世传说和神话，是伴随着人和他的图腾，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来的。《创世期的人》这本书，是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这些土著原始人的生活 and 时代的叙述。它作了这样的描绘：

直到近代，仍然是这些传说组成了这个土著民族信仰的总体系——关于宇宙、关于部落领土，以及关于村野中有生命和无生命物的特性的诠释，是对土著社会运转的一种认可和加强，是导致正常和非常环境的一系列法则，是对于一个人的孩子乃至子子孙孙生命延续的承诺。

本书《动物幻梦》也是叙述一个人，即我自己与一种环境的关系。就此，也兼含着自然和人两方面，读者将会遇到人类和非人类的种种角色。包括海豚、海鸥、蚊子、野牛、熊，以及线粒体等等。这些都有其感觉能力，都是原型的、而且亦有各自的传奇史话。在本书中，我采用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创世神话”及其“生命延续的承诺”这些使我魂萦梦绕的古老思想。如果我们能恰如其分地幻梦我们的未来，那么，这种幻梦自然会有更胜一筹的可能成为现实。



导 言

直指大海，我游到离岸200码处，浮在平静而布满珊瑚的蓝色海面上。我不擅长远游，所以只好借助一只不锈钢和黄铜制成的名为水声器的空心球，支撑体重。为此，我甚感高兴。这只水听器是由真空除尘器的管子、馅饼盘子和色拉钵子焊在一起而组成的。它是一件乐器。

就在我的正前方，二十多条鳍状物以密集队形翻滚出没于海面。这些是纺锤海豚。所有的报道，都把它们描写成既有高度智力，同时又很友善、好玩。不过，我一个人冒险离海岸这么远，和这么多海洋生物大家伙呆在一起，还是头一次。在我嗡嗡乱响的脑子里，闪出一丁点儿从海洋中拍摄的大批鲨鱼出没的镜头。这些并不是鲨鱼。我不断重复这个想法：这是海豚，是因搭救沉溺的游泳者而出名的海豚。它们是通过声纳用双耳来察觉自己所处的环境。它们也许喜欢音乐。如果声调正合适的话，它们甚至也许会试图和人类交换信息。不过，绝对不会使用英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不知道自己其实想说些什么，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海豚，交换什么信息呢？

我抚摩水声器的主管。当恰好搓摩到金属表面的合适位置时，整个球体都振动起来。这只震动着的乐器理想地支撑着我的身体时，我的身体作为音波辐射的媒介，清晰地将水声器的振动传递到水中。这个过程逗得我怪痒痒的。

可是这些纺锤形的海豚，看来对这声音似乎全无兴趣。它们正继续着自己游向海湾中心的旅程。我停止搓摩水声器，将头浸入水中去听，除了水声器的低吼，什么也没听见。

于是我改变方法，用手掌径直摩擦平分球面的稜缘上的许多尖角，使它发出较短的、更有节奏的调式。现在，节拍更加明快而简单，五秒钟有声，五秒钟静寂。我再一次将头浸入水中。此刻球振动得那么尖厉，实际上它刺痛了我的耳朵。我发现声音在水中比在水面上要强烈五倍。它也会振痛海豚的耳朵吗？

这些纺锤豚还待在那里，于是我第三次变更我的调式。我用一个槌子敲击球的中央管，同时把它的各个不同部位浸入水中。一支洪亮的曲调奏响了，音调鲜明地升降，有如卡通片的乐曲：*W W W w w G G G G G*。

很快，我感到了变化，海豚们从它们笔直狭窄的泳道上，转身对准着我游过来。然后，在五十码开外，它们围成一个紧凑而准确的圆圈。现在，它们围着圆圈的轴，转呀，转呀，转了近一分钟，或许更久些。这种动作使我想起以色列人的土风舞，真是再象不过了。

每转一次，海豚就散开圆圈，移到更近一些的地方：四十英尺、三十五英尺、直到二十五英尺之外。要靠我这双仅仅高出水面六英寸的眼睛来准确判断距离，那可是太难了。现在，当有几头海豚把头高高抬出海面，要考察一下我这个游到它们当中来的不平常的生物时，它们本身的眼睛已完全清楚可辨了。它们的躯体大约和我的差不多一样大小。只一瞥间，它们进行观察的特点，就使我顿时想到这是用海豚服

装打扮起来的人类。然而，大部分时间我都被它们呼吸时的巨大力量冲击得发不出声来。整个海洋都充满了开香槟酒瓶塞的啪啪声。

在整个时间里，我持续不停地通过水声器喉管弄出的长长的滑音。球体发出的声音如此清晰而有趣：时而象是一架教堂的风琴，时而又象是一面有点隆隆声的东方铜锣。我把头浸进水里睁开眼睛，七个模模糊糊的身影，打从我的视界边缘一溜而过。在水底下，海豚似乎离我近得多。我静听了二十秒钟，探出头来深深吸入一口空气，又浸到水里。上上下下，一遍又一遍。这种方法因其笨拙似无效用。这个人是为了和海洋生物相沟通才不适宜地硬塞在这里的。除了水声器奏出的滑音外，我仍然什么也没听见。我对海豚几乎一直都在发声深信不疑。也许它们现在就在发声，只不过是使用了比我的耳朵所能接收的更高得多的频率。而此刻我听见了，这声音似乎在很远，象森林深处小精灵的歌唱，象孩子们在大教堂另一端的小声细语。象我们当学生时完成听力测验一样，只要我稍微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什么，这声音就马上消失。倒霉的是，我必须把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吸气这个基本需求上。

可是，对于这项与海豚沟通的任务我感到有些不大适合，而它们倒似乎并不介意。有一头海豚径直突入到我的脚下。我默然地微笑了，这是个好信号，我曾听说过那么多有关海豚心灵能力的故事和寓言，可能与这个有点关系了。有些人相信动物能随意进入人的头里，在里面到处游泳，随后给人留下一一种独特的激动。就象你喝姜汁啤酒喝得太快了一样。

现在我们确实是相聚在一起了。人类中的一员和二十位纺锤豚共享着这个星系的一只小小角落。突然，我热血升

腾。就在仅几英尺远的地方，一头海豚跃出海面六英尺，几条比目鱼游开去了。过了一会，海豚们全部跃出水面，打起转来，翻起筋斗。在那边的一头直跃而上，高度足够十五英尺。接着是空中转体两次，又翻了一个筋斗之后才重入水中，连一点水花都没溅起。太棒了！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我的头保持在水面以上，注视它们，张大着嘴，满脸傻笑。这时，在距离那么远的海岸上，人们聚拢来，观看这自由式的种际戏剧。这会儿，人们也全跳起来了，欢笑，鼓掌，互相拍打着脊背，打开冷啤酒瓶痛饮。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在欢腾喧闹，就象一群傻孩子。

我的成年生活大半是做音乐工作。海豚为什么会同文娱表演者干得同样妙呢？对我来说，这可是太清楚了，它们就是天生的演员。岸上的人群中有一位用小喇叭吹出嘟的一声，要求再来一个！还有一位用康加鼓嘭嘭地敲打不停。于是，海豚下一系列的跳跃、旋转，似乎更加活泼、来劲了。岸上的人喝彩声越响，海豚就跳跃得越高。还能有哪一位音乐家能对这场演出作更多的要求呢？也许海豚就是人类的音乐家、体育家和小丑演员们的动物图腾。

海豚嬉戏了大约十几分钟，然后游了开来，再一次组成它们那准确紧凑的圆圈队形，旋转不停。而且是每绕一圈就撒出一头海豚，直至全部离去。

作为人类一员的我，呆在水深二十五英尺的海水中，突然感到冰冻般的寒冷。看来自己是离岸边过远了。我用橡皮制的蛙形足蹼蹬水，跨在水声器上，慢慢地随着波浪的起伏，回到岸上。岸上还站着许多人等着，他们要我告诉说，海上发生了什么事。

火鸡快步匆匆

蜂鸟翔徊于静谧
我察觉其声息
双耳若四耳谛听这嗡嗡
嗡嗡在高高的、高高的山峰

蜂鸟翔徊于高高的巅峰
我意识到此际会
双目若四目把色彩搜寻
花儿在高高的、高高的山峰

蜂鸟飞入花朵之中
我领悟其笃意深情
蜂鸟从花朵中飞出
我顿感其变化来临
宇宙万物随之变动

高高的峰巅蜂鸟飞离
我只觉一片沉寂

早在五岁的时候，我就确信，鹿会象我们使用电视天线

一般使用它们的角。犹如我能转动天线来选择接收一样，鹿（羚羊或野牛）也能简单地这样或那样转动其角，对准某种特殊表演。这种表演本身是直接投射到这个动物心目中的。我很想知道它们是不是也看到并且喜欢我能看到并喜欢的同样节目。我还想，各种动物也许各有它们自己的表演。麋鹿的表演是专给鹿角接收的，牛的表演只适合于牛。并且很自然，不管是什么物种的表演，都是用英语广播的。在我成长的年月里，语言就意味着是英语。我是怎么把这作为事实来认识的呢？我曾看到过耶稣基督圣婴的画像，就是这样知道的。

五岁时的事情总觉得是直截了当的。所有的动物在我看来，都具有和我自己、我的家人、以及电视荧屏上的其他家庭同样的基本价值和智慧。我们做动物游戏时，从来不是一种长久的萨满教徒式的“体现”那一动物属性的过程。不管是装作熊、狮子、甚至海狸或鹿，我们这些孩子都是饱含感情地吼叫几声，在邻里周围互相追逐，就和玩“警察和强盗”、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完全一样。动物对我毫无隐秘，我甚至为了那种（否则就难以理解）鸟的鸣叫发明了一套适当的解释。那些鸟鸣是真实的，是我唯一听到的有条不紊地发声的野生动物。它完全就是一部密码，大约就和我们编的切口暗语一样。那么，这些鸟在交谈些什么呢？自然，它们谈的和我们所谈的事一模一样。

此后出现了始自古巴比伦通天塔^①的嘈杂和混乱：学校、成长、经历。而且上帝说过：“……我们下去，去搞乱他们的语言，这样他们就彼此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了。”人们说一个人类胎儿是循着从一个单细胞生命，发展成人的

演化过程这条老路而发育的。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个体发育重演种系发展史。我认为这个过程在出生以后仍然要延续好久，只不过现在是按文化水平而论罢了。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就比一个六岁大的孩子更加接近于他的动物本源些。因此，往后每过一年，人和自然界中其它动物的差别就越来越大。有一天我们会醒悟，认识到这个裂口终于发展得太宽，以致难以重新搭桥。对我而言，这种认识是在十岁时就有了。我曾在树林中发现了一条美丽的、项上有环纹的小蛇，并把它带回家养在地下室的一只鞋盒里。后来，小蛇盘进了我母亲的毛巾里，为此母亲瞪了我一眼。我便明白了不可在屋里养蛇。若是在一年以前，母亲这样子肯定会招来我的一大堆解释和眼泪。现在我却懂了，动物不是我亲密家庭的成员。我已经快要成为对二十世纪的社会负有责任的一分子了。

到十六岁时，我狼吞虎咽地阅读我所能弄到手的每一本有关动物的书籍。自然，此时我已知道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②是完全错了。他的卡通影片带有我最近发现的“拟人说”这个词的意味。如果动物学是一门宗教，则拟人说就是迪斯尼不可饶恕的罪过。辞典上对拟人说的释义是，将人的特性和情感赋给动物。狗不能大笑，海豚不作莞尔，而鹿也不具有天生的电视天线。

可是，十六岁的当儿，我也已经开始了稀奇古怪、有时又是充满痛苦的自我思考的学习过程了。我发现我自己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主要观感仅仅限于一点。我不同意动物学家和行为主义者对动物的轻视。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一点对于我也是十分重要的。总之，他们对动物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所

采用的方法，都与我和每个十六岁的孩子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是一样的。当然，鹿不以英语交谈，然而狗就有时以摇尾巴来表示它们的笑。还有，这可能是真的，海豚的微笑乃是它的嘴肌所在位置的效果。不过，我仍想知道，为什么海豚会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发笑？假如在实验室里的实验，可以证实动物在处于受压情况下会神经紧张（这似乎是显著的）；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这些科学家，却不能接受动物在漫游时是快乐的这个事实呢？而更糟的就是这些实验本身。任何所谓“知识”的新幌子，怎么能证明以医学、科学、或者任何其它人类活动的名义施加于动物身上的那些凶残的行为是公正的呢？解剖动物标本是我在中学生物课程中学习的。假如我向老师抱怨，说我怎么也不能将一根针钉进一只斑纹蛙的脑中时，她和大多数所谓“认真”的学生，都会把我看成是神经质，甚至是个胆小鬼。

我对动物的感受，是发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难以用语言说清的一种对它们的深深尊重。然而，我深信不疑。并且，我还曾经幻想将来一定要将毕生奉献给与动物在一起的工作。但是，我的学校教育所告知我的那些动物，并不是我想去了解的动物。同样，那些从事动物工作的人所搞的研究，也不会使我随着他们亦步亦趋。相反，我总有一种困惑。似乎人们把动物视为某种生物“机器”，不具有感情和智力，也不能自由。在我十六岁的头脑里的印象，一位动物学家就是一个捕捉动物的人，或者是把它们围在动物园里的人，要不就是在实验室里折磨它们的人。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创作有助于人类积累更多有关动物的资料。这种资料莫名其妙地被说成“有助”于我们人类的成长。“仅仅”有助于我们

人类。对我来说，动物应该具有更胜于资源和标本的东西。我并不十分需要学习“有关于”动物的什么，而我要从动物本身学习的可就太多了。

十六岁时，我所不解的是：许多其他爱好动物的少年也正经受着同样的混乱。当时，我认定这一切都应归罪于科学。但是，由于某种人类的见解就去谴责科学，那简直甚过于因人类打仗而去诅咒历史了。科学是量度，是源于观察的系统化知识。应当受谴责的不是科学，而应该是那个时期从事工作的科学家们所得出来的那些主要见解。而要剖析这种毫无生命因而僵化地看待动物的根源，必须包括通过对我们近代文明史中混乱分析这一离题甚远的内容。总之，这一历程远远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为得一简明解释，不妨一读巴里·康门纳（Barry Comoner）所著的《封闭圈》（The Closing Circle）。该书对上述离题较远的沿途障碍，作了描述——特别是对起着阻碍作用的、使我们大家不能接受的、有关动物间的交流以及它们的智慧这一事实的那些思想感情。

与那时许多其他爱好动物的少年不同，我并不固执于要亲自成为一名动物学家，去改变这种“毫无生命的见解”。我转向了音乐。十六岁时，我就从波士顿郊区往南行车二百英里，在纽约市的咖啡馆里面对一群听众演奏民间音乐，成了一名职业乐师。我暂时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职位。

接着便进了大学，我开始接受为剧院演奏的正规音乐训练。最后，二十岁时，我又转向喧闹的摇滚音乐。不幸，有一天，当我正在旧金山一家烟雾弥漫的夜总会演奏时，我终于明白过来，在摇滚乐事业中，不会有什么光辉的前程等待我。理由很简单，我是受过为剧院演奏的正规训练的乐师，

自然能认识到这一点。你想，在我去夜总会演奏之前，从来不曾到过那些地方。我不吸烟，即使是正餐，我喝酒也不曾超过一杯。而在这里，我站在二三百人面前，他们全是自掏腰包跑进这家夜总会，融入这笼统的气氛之中取乐。换句话说，我是在促进这种我自己并不确在其中的生活方式。我的摇滚乐梦嵌进了一条裂纹。然而，我想知道，在我们的文明之中，一个音乐家还能找到别的什么工作呢？

我回头转向剧院，在那里度过了我几年的关键岁月。我为各种舞蹈、舞剧、杂技、马戏以及剧团配乐伴奏。其间，作曲人约翰·卡奇对我产生了影响。他的音乐使我确信，在实际生活中，艺术正是你能侥幸获得成功的东西。有一次，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在旧金山海滩上和别人协同创作了一次爆裂音乐活动。那是我首次进入为露天演奏而设计的音乐。由于这个比事实更为重要的原因，那个作品值得重述。

十二只接触式话筒被放置在一架竖式钢琴琴身的各处。每只话筒都钩住在各自功率极大的扩音器上面。十二只巨大的柱形扬声器围着这架钢琴，形成史前巨石柱般的景象^③。然后，我们用煤油浸透这架钢琴。当时我正患着的支气管哮喘病，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非常疲劳。幸而我学会了一种静坐治疗法，通过吹奏竹笛来反复精确的呼吸运动。五百多人出席了这次演出，其中还包括一名国家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我从距钢琴一英里的海滩开始，举着点燃的浸过煤油的火炬，于落日缓缓西沉之际，沿着拍岸的浪花，疾跑行进。等到我挨近钢琴时，我已再也不能均匀地呼吸了。我用火炬对钢琴一触。它起初慢慢燃烧，终于成了熊熊烈焰。彼时，